

參閱文稿

北京華研有限公司
(香港) 桑尼研究公司

No. 2013~23

2013年5月7日

1975年特大洪水亲历记

中信集团 张晓平

1975年，我22岁，在解放军某战略导弹部队任排长。这年8月，我受部队指派，前往河南省驻马店地区遂平县为转业干部联系接收安置工作。

8月5日，我抵达驻马店与地区军队转业干部办公室接洽了工作。6日上午乘火车前往遂平县，10点多钟到达。遂平火车站是京广线的一个县级站，县城位于铁路以西，离这里还有四公里路程。出了车站，站前有饭馆、食堂、邮电所、药铺等，还有等待拉人的拖拉机、三轮车和马车。我乘公共汽车前往县城，沿途两旁散落着低矮的民居，大多是茅顶泥屋，房子后面则是一望无垠大片绿油油的庄稼地。这里是中原大地的小麦集中产区，土地平坦、肥沃，堪称粮仓。1958年7月，遂平县的嵯岈山乡成立了我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名“嵯岈山卫星

人民公社”。毛主席专门为此写了按语，一时声名大噪，全国各地的人们前来参观、膜拜。中午时分进入县城，然后前往县政府招待所。招待所在县城主街道的西头，处在一个缓坡地上。穿过登记住宿的平房过道，然后进入院子，里面是一座三层楼房，办完入住手续后，我住在招待楼二层北侧靠右边的第二个房间。

7日上午，我到县军转办交接了有关手续后，因等待下一步分配方案，尚需在这里停留几日。闲来无事，我就在县城里四处转转。小城仅有一条由火车站通过来贯穿全城的大街，两侧建有一排排整齐的砖瓦平房，沿街分布着一条条小巷，里面是成片错落有致的民居，鲜见楼房。城南不远处有一条大河，河面宽阔，岸边坡地平缓，虽连日下雨，仍见妇女在河里洗菜、洗衣，孩子们在岸边嬉戏玩闹，也有不少年轻人在河里洗澡、游泳。这里的人们生活安宁，民风淳朴，一派恬静的田园生活。遂平县位于河南的中南部，是历史上旱涝灾害多发地。20世纪50年初在“治理淮河”的号召下，全县人民自力更生修起了板桥水库，“大跃进”年代驻马店地区新建了大中小型水库一百多座。由于当年大干快上，重蓄轻排，加之部分设计标准较低，施工质量不高，使得这些水库在未来大水之年潜伏了隐患。

当晚下暴雨早早入睡。8日凌晨两点钟左右，我突然被一阵阵嘈杂的声音唤醒，隐约听到楼下有人在呼喊什么，又似乎听到人们急促的登楼声，由于住在单人间，也未听到有人敲门，并没有感觉有什么大的异常情况，甚至也没有开门或往下观望，加之人年轻很快便睡着了。早晨起床往窗外一看，我顿时被惊呆住了，只见楼房不远处变成了一条汹涌漫流的河道，洪水呼啸着由上奔流而下。我连忙下得楼去，眼前的招待所已成为了一个孤岛，四周被洪水团团包围，听说昨夜洪水也曾淹过一楼地面，地上仍有泥痕和水渍。招待所门前，只见湍急

的洪水顺着街道打着旋地流过，几乎淹到两侧的平房窗顶，几百斤重的东西扔进去随即会被冲走。接近中午，我趟着积水往不远处的城边走去，只见河道水面上漂浮着茅棚、草垛、房梁、牲口和各种生活用具，人在水里或浮或沉，拼命挣扎、呼喊，随着大水被卷向下游。不时也见有人抱着木头或浮在树杈上被冲出河道而获命。我亲眼看到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爬在一个漂浮物上被大水冲向岸边，周围的人们发出阵阵欢呼，连忙将她救了上来，送上御寒衣物，喂她喝水和吃干粮，并感叹她是“大福大命”之人。大多数被水冲走的人不是淹毙在河道的急流漩涡中，就是缠绕死在河道的水草和电线铁丝上，还有就是头撞在下游的桥墩、堤坝上，尸体几乎堵满了涵洞。据资料记载，由于受当年三号台风影响，8日1时30分，连降三天的暴雨冲垮了高24.5米的板桥水库大坝，洪水以每秒六米的速度向下游冲去，在至京广铁路45公里之间形成一股水头高达5~9米、水流宽12~15公里的洪流，相继冲垮大、中、小型水库26座，大小河道决口842处，在驻马店地区一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近60亿立方米的洪水肆意横流。大坝溃决时发出巨响，洪峰铺天盖地而来，所到之处，村落、房屋、树木一瞬间消失了踪迹，睡梦中的群众顷刻被无情地卷入水中。洪水过后，人们都吓傻了，高处站满了人，树上、房上、麦桔垛都是，更多人在水中招手或挥舞东西向直升机大声呼救。

下午，我来到招待所后面的食堂，由于处于低洼地早被洪水冲毁了。在食堂附近的空地，看见一个老炊事员正在挖坑支灶，用被水浸过面粉蒸馒头，我赶忙过去搭讪，用饭票买了两个馒头，这一天我只吃了一个。然后又转到招待所门前，发现小卖部里有几个工作人员在收拾被水冲过的商品，我又趁机买了两瓶黄桃水果罐头。

9日，大水袭后的城里仍有股股细流，街道上一片狼藉，乱物横

陈，堆积了大量的污泥浊水。不少受灾群众缺衣少穿，粮食断顿，军用飞机已空投了一些粮食和物品。这天我吃了一个馒头和一瓶罐头。在招待所我几次敲隔壁的门，一直无人应答。因为我到招待所那天，遇见几个兄弟部队安置转业干部的军人，听他们说第二天要下公社去接收单位，如果去了正好遭遇洪水，不知他们能否逃过这灭顶之灾。我也想到自己负责安置的孙医生，此前曾去过他在公社医院的家，正处在洪水经过之处，洪水过后，我已无法联系到他，事后也没见他再与部队联系，直到现在也不知道他的情况。而我因住县招待所，虽处险境，终能逃过一劫。

10日早上，我下了离开这里的决心。此时全县洪水已过，但遭受了刮地三尺的罕见的冲击灾害，土地裸露出不堪入目的灰黄颜色，野外暴雨砸死的麻雀遍地，水中蚊蝇孳生，加之雨后连日酷暑，空气中已弥漫着一阵阵恶腐的气味。于是，我毅然决然地上路了。出城后，只见公路被洪水冲得不见踪迹，田地冲成了一个一个土包或沟壑，到处是大大小小的泥坑和水洼。我沿着人们踏过的田坎，时不时趟过泥浆，朝着火车站方向走去。途中的河沟里、淤泥里，人畜尸体，横七竖八，惨不忍睹。死尸的衣服大多被洪水剥光，男人都是屁股朝天头扎泥里，女人则是仰卧泥中而亡，有时死尸就横在路上，也只有毫不犹豫地迈过去。此时已不大记得有什么害怕了，只想着尽快走出去，但也有恐惧的时候。当我看到野地里很多淹死的牛、马、猪、羊等家畜，特别是肚子里灌满了水的牛全身滚圆，四蹄朝天乍着像只怪兽，有的被野狗把头 and 肚子啃的血淋淋的，实在叫人有些胆颤。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泥中跋涉，我终于到达了遂平火车站。眼前的情景叫人惊悚万分，站房几乎被冲塌，路基被冲成一道道深沟，铁轨被扭成麻花状，50吨重的火车车厢被冲出五公里，整个京广铁路全线停车。

此时此刻，要想离开灾区，没有别的办法，只有靠两条腿走路。我继续抖擞精神，沿着铁路线往南，朝着 20 公里外的驻马店行进。当时正是三伏天，头上顶着火辣辣的太阳，身上的汗水早被蒸发了，中途也没有饮用水，仅剩的一瓶未舍得吃的罐头派上了大用场。下午 5 点多钟到达驻马店，这之前听到来这里指挥抗洪救灾工作的中央慰问团团团长是纪登奎副总理。他是我父亲在河南工作时的老领导，1948 年初随军南渡黄河后，随同他参加了豫西剿匪反霸工作，到北京后又在他分管的农口工作。我径直找到市委、市政府门口，告诉警卫我要找纪副总理，他询问了我的情况后，告诉我他现在不在这里。因当时无法电话联系，我只好悻悻离去。

当时驻马店虽遭受水灾，但生活还算平静，城市一片萧条、冷落景象。食无去处，居无定所，我当时横下一条心，还是要离开此地。我走到火车站已近 9 点多钟，当时这里已被军队接管，门口有人把守不得入内。我正在四处徘徊，突然看到机会来了，有一列十几人要进车站，我急忙尾随其后跟了进去。当时驻马店的铁路遭洪水冲后，未受到重大破坏，听说有部分路基冲毁或被水浸泡松软，这两天正在加紧抢修，以保证中央援救物资能够及时运到，所以有少数列车可能在试运行。我随这些人登上一节敞蓬货车，接近午夜时火车才缓缓开动。一路上火车走走停停，特别是在经过一个河道的铁桥时，火车停了有两个多小时，只听到司机不停地大声喊话，请求前方支援。我半卧在车厢的一个角落里，望着头顶满天的星星，心中异常平静，全然忘记了火车随时会出危险。实际上，我登火车时就已做好了最坏的准备，无论何等危险都认了，生机在此一搏。

11 日天亮时，火车终于摇摇晃晃到达了信阳市，一行人马下了车后，我正犹豫去哪里，这时同行的一个女同志说跟我们走吧，在火

车上得知他们是河南省公安系统到驻马店开会的。我二话不说跟着上了接他们的车，到了政府的一个宾馆。在这里吃了早饭，虽不算丰盛，但也是我四天来吃的最多、最香的唯一的一顿正餐。吃饭后，省公安带队的领导发现我老跟着他们，可能是出于当时政治警惕性较高，前来询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告诉是某部队的军人，他要我写一个本人姓名、所在部队番号和电话的条子，我交给他后，他很快就通过省公安系统往部队挂了电话。这些情况我当时并不知情，返队后部队领导才告诉我。由于当时电话效果不好，部队领导听成我在大水里抢上中央派来的直升机被扣下了，一时在部队传言甚广。不过这样也带来好处，等于有人向部队通报我还活着，部队也不着急我的情况了。

此时，身上的钱已所剩无几，我决定继续南下。于是，我乘公共汽车进入桐柏山区，去当地的武汉军区一个野战医院，找院里的小付同志寻求帮助。1972年我在《河南日报》军事组学习时，她作为院通讯报道员常来送稿，一来二往就熟悉了。中午，我顺利到达医院，她见到我非常惊讶，听了我的情况后，先安排我洗澡、吃饭，又带我去院里检查身体。由于我往驻马店途中，上身仅穿背心暴晒一天，当时脸上、肩膀、前后背都晒得脱了一层皮，医生检查后说已严重灼伤，并让我在院里留医。我在医院休息了两个半天，到12日中午实在呆不住了，就向小付借了20元钱又奔武汉去了。下午5点多钟，我先去汉口看望了小付的父亲，他是省军区的离休老红军，嘘寒问暖后送上她带的东西。然后我又找到父亲的同村老乡、长江大桥局组织部长家，在那里又住了一天。

14日，由于当时回北方道路不通，我干脆继续南下广州。这里有个前因，父亲年初到广州同乡老同志家里叙旧时，在座的广东省计委领导非要把我介绍给父亲一位老领导的女儿作对象，父亲回京后写

信告诉我此事，因当时我在豫西山区，两地相距遥远而搁置了此事。此次天赐良机，我萌生了前去相会的念头。15日中午，我乘火车到了广州，出站后才想起不知这位姚伯伯的工作和家庭地址。我到省委组织部询问后，徒步找到他工作的地方，然后用小车把我送回家里。1966年我13岁时曾参加红卫兵大串连来过广州，旧地重游，倍感亲切、亢奋。当时我已在山沟里干了八年，除了仅有几次回北京探亲外，几乎和城市绝缘，南粤的风光旖旎迷人，我很喜欢这里，同时也初步订下了自己的婚约。在广州大约住了十天后，京广铁路仍未开通，这时参加全国第三届运动会的广东代表团要启程，家里联系后让我乘这趟专列经焦枝线直奔北京，与盼望已久的家人团聚。一周后，我又乘火车到郑州，见到了参加中央慰问团工作的父亲，然后顺利返回部队。

身在危处不觉险，大水过后凶化吉。这是我一直以来真实而乐观的感受。由于当时官方未对这次洪灾做过多宣传，直到30年后才看到有关它的真实全面报道。得知当年驻马店特大洪水造成1100万亩农田遭受毁灭性灾害，1015万人受灾，超过2.6万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近百亿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水库垮坝事件，也是共和国历史上一件永远不能忘却、不会抹去的惨痛记忆。